

# Culture

麵包餅店，為何用食飽飽的「飽」，變成隨處都是麵包餅店？為何香港人說話時中英、又中又英；但一到寫投訴信，通常以英語撰寫才獲處理？店舖的餐牌、價錢牌，幾乎一概以電腦印製；為何只有執笠時，店主才以書法寫「大出血」、「一件不留」？每日，我們生活在各種截然不同的語境中：三文兩語，惡補「煲冬瓜」，在全球化浪潮中以「國際語言」接軌，不斷在語境中迷失、摸索。可有想到，自己的語言，才是自己的呼吸？

▼曾建華的《無題——香港》。



### Info

展覽：「不中不英」  
日期：3月23日至6月3日  
開放時間：10am - 6pm  
(逢星期四休館)  
地點：香港藝術館  
查詢：2721 0116

▼李慧嫻的《看陶識字》，玩的是「女」字部首的解碼遊戲，如「嬬」字。



# 趣 Chinglish

## 「雙語」與「符號」

「去食tea喇！」踏進茶餐廳，你叫了一杯凍檸茶、一杯奶茶、一碗沙嗲牛肉麵、一碟叉燒煎蛋飯，一碟雞扒撈丁和一件奶油多。「係咁多？」聽着這又快又長的「急口令」，伙計毫無懼色，反以極速寫下一堆符咒一樣的文字——「冬OT、沙牛麵、又旦反、雞力丁、又多」，然後以前步跑到廚房落單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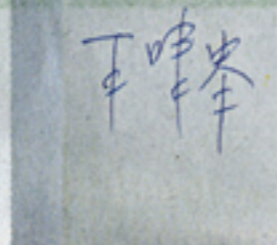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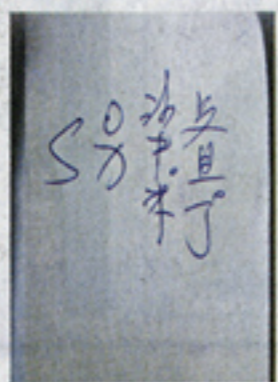
原來，「符咒」當中蘊藏着「茶餐廳符號學」。「人流多，甚麼也要快。我們有約定俗成的代號，間間茶餐廳一樣。」家族由街邊茶水檔，做到地下舖「蘭芳園」的負責人林生說。於是，為節省時間，記下客人「柯打」時，以筆劃較簡單的同音字速記，如「反」代替「白飯」。又或自創代號：「冬」與「凍」同音，「零」與「檸」同音，「T」代表茶「Tea」，「o」代表有湯底，「力」代表「撈」。「落單要好小心。客人叫多士唔食油（牛油），就要寫明。」

茶餐廳，屬開埠時間勞動階層（尤其是「三行」工人）的餐飲場所。到此處坐一畫，城中大事小事統統了然於胸。

它亦反映了本地通俗文化，如「吹水」（blowing water）、「即食」（《麥兜故事》裏那則經典的「常餐快餐午餐」）外，大家已習慣nicam式雙語廣播：「唔好搞gag」、「得閒call我」。這種港式廣東話，甚至被「誤用」得

有點趣怪或不倫不類：「你唔唔你呀？」（你明白嗎）、「你唔係路，You are not the road!」（你不按本子辦事）。卜玉珍的作品《不中不英》，就指出這種因殖民歷史關係，華洋混集，長年以雙語教學所衍生的「雙語—俚語複合體」。如「的士」、「媽咪」、「啤酒」、「貼身」、「勞斯來斯」等，反映了英譯中的語言文化。

▼各茶餐廳的落單符號，大致統一，除店舖的自創食物，如「O」代表蘭芳園的豬兜撈丁。



▲打橫加兩劃，代表走甜。即奶茶走甜、咖啡走甜、鴛鴦走甜。

▼卜玉珍的《不中不英》。

【釋名】卡士的士的士打令  
的士高（夠格）多當奴茶煲屈臣氏阿  
咖啡○瑪味○孫巴仙○打士多啤  
瑪打富茄葛夫菲林啤酒吧貼士布孫  
飛士哈哈三文治○咁吹○巴士○  
班級勞斯來斯疏乎遊風維多利亞車



▲舊區街坊於上周日的大遊行中，以紅色手掃漆在橫額寫上對房協的控訴。

## 象意與形聲

古人造字，着重象意與形聲。今天，此方法則是一種創意表達方法。如西環舊區的阿興酒家，以一盅兩件的蝦餃、燒賣廣受食客歡迎，其店內的金漆招牌「點心皇」內的「皇」，亦畫了一個皇冠，效果有趣奪目。此外，他們亦以手寫書法寫餐牌，保持傳統飲茶風味。「是一名食客義務幫忙的，他對書法、畫畫有興趣嘛。」酒家太子爺阿興說。

李慧嫻的作品《看陶識字》，則以塑畫結合的陶公仔上陣演繹。她的陶像不僅肥胖，且一律粗砂粗釉，像遠古出土的陶罐的感覺。「小時候讀書，長輩教我『有字讀字，無字讀邊』。當遇見一個新的字時，便拆開來理解。」李慧嫻說。以「輩」字為例，當它被拆解成「非」與「車」時，即「非車」，英文可解作「this is not a car」，非常易記。

有時，造字也反映古代女人的卑賤地位。一個「姦」字便是例子，何不用三個男字來代表？《看陶識字》中的陶瓷公仔表達「嬬」字，更取其音與意：好一個包公正在拍那驚堂木，犯婦人的罪是「胖亂」、「胖國」。新女性的口號「胖亂」比「叛亂」更大罪，要用上好幾萬元去「纖體」、「瘦身」、「消脂」，意思發人深省。

女字邊的字，未必是指女人。「好」字是指「女子」，還是指全部女人是好的？李慧嫻更要讓陶瓷肥婆站立起來，不用屈身求存地做「妾」；死女人（「妄」字），更被7個男人圍着哀悼，怪誕地戲謔「胡作妄為的女人反而吸引男人！」「嬬」字落得一個孤單，單身女人，還有甚麼「千里共嬬娟」可言？看那肥婆陶瓷公仔落淚嗟歎，便知道這是一個騙局。



▲「點心王」三個字是一食客替阿興酒家贈送的「題字」。

## 粗話與訴求

文字的獨特性，在於它非為單純的音韻符號，更具可觀的圖像魅力，於是有中國書法。

曾建華喜歡讓圖案和文字融合，以版畫絹印方法製作牆紙，將整篇文字嵌入圖案中，化成具裝飾性的 Graffiti。「有錢大家賺，有禍你來當」、「香港佬死港燻」、「快點信禮送金吧stupid」，他的作品《無題—香港》內，所有文字都成了似是而非的粗話，傳統工整與不雅粗鄙，教好細路與教壞細路，互相干擾並且逗得很。「粗口的應用並不僅止於侮辱他人，也可被視為一種挑戰社會規範、釋放情感的表達方式，藉此啟發受眾反省現代人之間的疏離關係。」

在閱讀文字的粗暴意義以外，要讓我們發現文字本身的純粹視覺威力。上周日，各民間團體發起「爭取普選、改善民生」大遊行。擠湧的人頭裏，一張以鮮紅色手掃漆寫上「房協濫用法律程序，誣告街坊上法庭」的橫額，甚是搶眼。「因為這種漆吸水，一落筆，墨彩很易在紙上流瀉，所以用筆要快，水的分量要控制得好，畫出的綫條才工整。」負責寫「橫額書法」的深水埗街坊黃生說。

揮舞旗幟與橫額，市民沿途高呼口號：「傳統文化當垃圾，趕走居民留間屋」、「會小人，乞人憎，講普選，遊花園」、「想走想留我有權，社區網絡要保存」，這類以廣東話寫成的口號，通俗易懂，暗含諷刺，且能反映社會人士的訴求，「民主抗爭不單是爭普選，亦應關注市民對生活空間的控制權。如今我們不單無權普選執政者，亦無力阻止填海、無力阻止 50 層高的屏風樓檔在面前，甚至無力保護住了幾十年的社區和生活，所以要遊行。」遊行人士雷伯伯說。